

# 逍遙與拯救

莊祖鯤

很多中國人的人生觀，乃是在追求那無所窒礙的“逍遙”之境，無論是陶淵明政壇失意後的“悠然見南山”，賈寶玉遊戲人間後的“飄然而去”，或是武俠小說中俠客在腥風血雨後的“悄然隱退”，似乎都指向同一個方向。換句話說，“適性逍遙”似乎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境界。

## 莊子與〈逍遙游〉

當然論到“逍遙”，很多人會聯想到戰國時代的莊子，以及《莊子》一書中的〈逍遙游〉。在道家諸子中，莊子與老子齊名。雖然他一生窮途潦倒，卻沒有屈原的懷才不遇之怨，也沒有孔子的“不得志，乘桴浮於海”之嘆。他最善於說寓言，而〈逍遙游〉一開頭，就是一個“鯤鵬之變”的寓言故事：

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...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

有人指出，這隻大鵬鳥就是代表莊子心目中的理想人物。而那些對牠冷嘲熱諷的蟬雀之流，就是眼光短淺的世俗之人，他們只想抓住今天眼下的東西，就心滿意足了。這就叫做「燕雀焉知鴻鵠之志」。但是在莊子看來，大鵬與蟬雀的差別，還不僅是眼光與心志而已，也是其力量的來源不同。小麻雀只能靠煽動自己的翅膀來飛翔，大鵬鳥卻是乘風而起、御風而行的。他說：

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(憑藉)風，背負青天而莫夭闕(阻遏)者。

換句話說，大鵬鳥不是因為牠力大無窮，所以能扶搖直上、鵬程萬里，而是牠懂得憑藉外力，就是那源源不斷的風。而燕雀卻只會用那微弱的自力，卻終將枯竭。因此，莊子在〈逍遙游〉中所表達的大鵬展翅、直上雲霄的意境，與一般人所欣羨的那種無拘無束、自由自在的心態，顯然有極大的差距。

## 逍遙—困境中的退路？

此外，中國著名的文化基督徒劉小楓，在他的成名作《逍遙與拯救》一書中也指出，那

種阻斷人對塵世的關懷，使個體心智進入一種清虛無礙的空靈之境的修為方式，固然是淵源於老莊思想，卻是由禪宗佛學完成的。在這個超時空、超生死的境界中，人將變成無知識、無愛憎，對一切都無動於心。所以這逍遙之境甚麼都好，唯一缺乏的只是真情、純情的溫暖，和對苦難世界的關懷。

連那些一向以“天下興亡為己任”的中國知識份子，也常常進則以“儒”積極入世，退則以“道”無為避世。難道“逍遙”只是人們在遇見困境時，逃避現實或自我解嘲的藉口嗎？若是如此，則這種所謂的“逍遙心境”，與魯迅筆下的“阿 Q 精神”，或與對外在世界的苦難視而不見的“駝鳥心態”，究竟有何不同？

### 懺悔詩—在罪惡困境中的吶喊

東方民族由於沒有深刻體會到人內在的“罪性”，又在儒家和佛教禪宗的影響下，強調人性中的“性善”面，或“佛性”的內在自足，因而缺乏懺悔意識。基督教則在強烈的「原罪」意識下，認為蒙拯救、得赦罪、脫離罪性的纏累，才是人生的最高目標。

聖經的《詩篇》中，就有七篇懺悔詩，其中最膾炙人口的 51 篇，乃是大衛王嘔心泣血之作。他因為犯了姦淫罪，被先知拿單當面責備，乃在憂傷痛悔的心情裡寫下此詩，並將之公諸於世，彷彿是他的“罪己詔”。從這首懺悔詩，我們可以了解基督教如何理解罪性的問題，並且指出人如何經由認罪、悔改的過程，得到救贖，至終進入真正的自由和逍遙之境。

#### 1. 大衛懇切承認自己的罪

神阿！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，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。

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，並潔除我的罪。

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(1-3 節)

大衛首先坦承自己的罪，沒有找任何的藉口來掩飾，他只懇求神的饒恕。大衛之所以敢如此向神呼求，乃是因為他相信神是有慈愛和憐憫的。他祈求神“塗抹”、“洗淨”、“潔除”他的罪，因為他知道自己無法自救。

同時，大衛很深刻地體會到，“犯罪”不僅是得罪了人，或做錯了事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得罪了那位公義、聖潔的神。得罪人、做錯事會造成我們的“羞恥心”，但這僅僅是在人倫層面上的問題。唯有知道自己在神的聖潔上得罪了神，我們才會產生深刻的“罪惡感”。不僅如此，大衛也了解，他並非偶然失足，因為他的罪性，是與生俱來的。所以他說：

我向你犯罪，惟獨得罪了你。

我是在罪孽裡生的，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，就有了罪。” (4-5 節)

## 2. 大衛懇求神再次接納他

大衛懇求神來潔淨他，正如以色列的祭司在宗教禮儀上，用”牛膝草”沾血，來宣告痲瘋病人得潔淨一樣(利未記 14:1-7)。他說：

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，我就乾淨；

求你洗滌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(7 節)...

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塗抹我一切的罪孽。(9 節)

當以色列人患了大痲瘋之後，要被群眾隔離。大衛覺得他的罪，使他好像患了大痲瘋一樣，與神隔離了，因此他失去了一切的喜樂。他需要神來潔淨他，使他能夠再度被神所接納，重建他與神那中斷的關係，他說：

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，

使你所壓傷的骨頭，可以踴躍。(8 節)

## 3. 大衛渴望生命被更新

更進一步地，大衛所祈求的，不是爲了消災避禍，更是內在生命的更新。他說：

神阿！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，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。

不要丟棄我，使我離開你的面，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。

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，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。(10-12 節)

大衛求神重建他內在”清潔的心”及”正直的靈”，因爲唯有如此，他才能活在神的面前，過一個聖潔的生活。大衛也懇求”聖靈”繼續的同在，因爲他親眼看見，當聖靈離開之後，掃羅王晚年淒慘的光景（撒母耳記上 16:14）。

然而耶穌在殉難前，曾應許所賜的聖靈將永遠與門徒們同在（約翰福音 14:16）。因此，新約時代的信徒有一個特權，就是不會像舊約時代的人一樣，有失去聖靈同在的可能性。但是我們卻不可以此為藉口，去任意犯罪，以致於使聖靈擔憂（以弗所書 4:30）。

### 結語—真正的逍遙

從基督徒的觀點來看，每個人在不同程度上，由於罪性在人身上的影響，都陷入一種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”的道德困境中（羅馬書 7:18）。其實中國的古聖先賢，也都有此感嘆。王陽明曾自謂：“抓山中賊易，抓心中賊難！”；孔子晚年自述時也承認，到了七十歲，他才終於達到“從心所欲，不逾矩”的境界。可見要勝過人內在的罪性，何等的不易。

但保羅卻指出，要能從罪性的網綁中得到“真自由”，唯有透過耶穌基督的救贖之功（羅馬書 7:25）。所以得到不犯罪之自由的人，乃是在凡事上都能順從聖靈、按真理而行的人。

耶穌說：『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』（約翰福音 8:32）。

因此，真正“逍遙”的人，乃那些已將神的律法銘刻在心版上的人。他們能達到“從心所欲，不逾矩”的境界，是因為“規矩”已經烙印在他們心中了。這才是我們人人應該追求的人生目標。